

陸游傳

朱東潤



陸
游
傳

朱東潤著

中
華
書
局

自序

一九三九年，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，作一些初步的研讨。四年以后，写成『张居正大传』，由开明书店出版。中间曾经写过『王守仁大传』，所以这本『陆游传』的写成，应当是第三本了。

传记文学是史，同时也是文学；因为是史，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；因为是文学，所以也必须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。在史料运用方面，从搜集到掌握，从考订到识别，中间有一段相当复杂的过程。可是讲到人物形象，问题还要多些。传记中的传主，无论作者主观的意图如何力求和史实符合，其实一切叙述，都必须通过作者的认知，所以传主不是和史实符合，主要还要依靠作者的认知。因此传记文学中的传主，正和一般文学中的主人公一样，是作者创造的成果。所不同的在于传记文学的作者，有責任通过自己的学习，求得对于传主的全面认知。

一位有问题的传主，有时会給传记的作者以更大的兴趣。姑以张居正为例，他的一生，始終沒有得到世人的了解，最善意的評論，比居正为伊、周，最恶意的評論，比居正为温、莽。有的推为圣人，有的甚至斥为禽兽。其实居正既非伊、周，亦非温、莽；他固然不是禽兽，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。他止是张居正，一个受时代陶铸而同时又想陶铸时代的人物。替张居正写传的人，就有責任把

自己的認識交代出来。

陆游是和張居正不同类型的人物。他有他的一番抱負，但是他对于时代所起的影响和張居正所起的影响，是无可比拟的。可是有一点却相同，——后代对于陆游的評價紛歧很大，因此陆游也是一位有問題的傳主，他的生活值得仔細分析，做出比較近情的結論。

陆游的一生，八十五年的当中，經過不少的变化，他的政治关系，也有过相当的轉變。『宋史·陆游傳』說他『晚年再出，为韓侂胄撰《南園、困古泉記，見譏清議》；又說『朱熹嘗言其能太高，迹太近，恐为有力者所牽挽，不得終其晚節』。因此，有人把陆游看成权門清客，这当然是很錯誤的。現代都认陆游为爱国詩人，这是正确的，但是作为一位爱国的志士，必須举出具体的事实来，否則不容易起信。空头文学家固然是要不得的，可是沒有具体行动的爱国志士也不会引起更多的敬意。既然要为陆游写傳，就有必要把具体的事实，加以疏通証明，然后才能塑造出这一位爱国詩人的形象。

要理解陆游，必須抓三个关键：隆兴二年他在饒江的工作，乾道八年他在南郑的工作，和开禧二年他对于韓侂胄北伐所取的政治态度。可是要理解这三个关键，还存在一定的困难。陆游在饒江和南郑的工作，我們所能掌握的只是很有限的史料，理解不易全面。韓侂胄的发动北伐，当时的議論已經不一，及至失败以后，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专权誤国，『宋史』甚至把他列入『奸臣傳』。是不是如此呢？最初，陆游和侂胄是有距離的，后来他們逐步接近了，直到侂胄被杀以后，陆游始終沒有放弃他的立場。他們是在什么基础上接近的？陆游的立場是什么？这些問題必須搞清楚，我們才

能对于陆游，获得比较正确的认识。

有时我们必须做一些考证。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卷十四记：「陆游晚年为韩侂胄作《南园记》，除从官，杨诚斋寄诗云：「君居东浙我江西，镜里新添几缕丝，花落六回疏信息，月明千里两相思。不应李杜翻鲸海，更羨夔龙集凤池，道是樊川轻薄杀，犹将万户比千诗。」盖切磋之也。」万里这首诗是有的，作于绍熙五年（一一九四），他们在淳熙十六年（一一八九）相别，前后六年，所以诗中说「花落六回」。《南园记》作于庆元五年或六年（一一九四或一一〇〇），和绍熙五年中间相去五六年。万里此诗，与《南园记》全不相关，这是第一。刘攽《隐居通议》卷二十一说陆游本欲高蹈，「一日有妾抱其子来前曰：「独不为此小官人地耶？」乃降节从侂胄游。」陆游幼子子聿生于淳熙五年（一一七八），作《南园记》时，子聿已逾二十，更无可抱之理，这是第二。罗大经、刘攽的时代，和陆游都很近，两书亦颇有名，其不可信如此。陆游和韩侂胄的关系，中间有不少的纠缠，没有经过考证，很容易走入歧途。

尽管陆游自己说到不愿做一位诗人，但是毕竟他是一位诗人，而从他的主要成就讲，也只是是一位诗人。为一位诗人做传，和为平常人作传不同，必须把诗的成绩写出来。任何一位诗人的作品，都有一个来源，中间也必然要产生变化；诗人的传记就必须把作品的溯源变化交代清楚，同时还得出所以产生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，他的作品的评价又是如何？尤其如陆游这样的一位诗人，大家都知道他的诗超过几次变化，但是如何分期，每一期的特点是什么，尽管有人曾经指出，

是不是完全符合实际？这些問題都必須在傳記中交代出來。

要寫這本傳記，事前必須做好一些准备工作。我所寫的『陸游詩逸注』、『陸游研究』，實際上只是准备工作的「一部分，但是还很不够。这本书的写法，和我从前写『張居正大傳』时一样，尽量引用作者的原著，因为傳主关于自己的叙述，总是比較可靠一些。

十几年前，自己开始写『張傳』的时候，写傳的人还不多，近年写傳的人多了，而且不断地看到优秀的作品，傳主也不限于历史上的或是近代的显著人物。作者对于傳主的内心世界，正开始做深入的探討，因此也必然会增加教育的意义。最近两年中，大量回忆录的出现，使人从这里看到英雄人物的面目，在塑造形象方面获得更多的启示，也就为更多更好的傳記文学的出现，鋪平了道路。作为一个愛讀傳記文学的我，生在这样的时代，是值得庆幸的。从另外一面說，自己只能写出这平凡的作品，無論在思想内容上或写作技巧上，都必然有若干的錯誤和缺点，可是因为受到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的限制，一时还没有看清，因此也不及訂正。希望同志們指示出來，給我一个修訂的机会。一九五九年国庆日朱东潤

第一章 童年

十月中旬的淮水上，大风从北岸吹过来，幸亏水势已经跌落，但是在风狂雨骤的当中，止看到浪翻水滚，依然是白茫茫的一片。靠南岸几条官船，一字儿排开，在这样的形势之下，显见得是开不出去了，船家们遥望着中仓的那位官人，大家不敢做声。官船里静悄悄地没有一些声音，都在期待着什么，但是谁也没有说话。

直秘阁、淮南计度转运副使陆宰，字元钧，这时刚刚奉到上谕，卸任进京，他把公事做了一番交代以后，带着家眷，从淮南出发，打算通过淮水，开进汴河，便可以在那条清浅见底的河道里，安安稳稳地开航，却不料在淮水上，遇到这一场风雨。

事情不是这样简单。仆妇使女们从内仓里出来，说是夫人就要临产了。陆宰茫然地「啊」了一声，吩咐她们好生伺候。风雨之中，在山颠水涯的所在，从那里去找官医呢？所幸一则家有祖传良方，自己多少也懂得一些医道；二则夫人这一大究竟不是初产，①止要当心一些就是了。陆宰一会

① 陆游长兄陆液，官至知郡，次兄陆浚，官至通判，见《陆游集卷之六》。

几听听雨声，一会儿抬起头来，看看岸上的那些榆、柳、槐、楸，树叶全落了，但是杈杈的枯枝，还在风中摇摆不停。他的心里正在七上八下，不知道怎样说好。事实也难怪，陆宰已是三十八岁的人了，生活中受过不少的磨折，因此显得苍老，何况这一次奉调入京，前面是怎样一个下落，一点底也摸不着。他想起父亲陆伯，从原籍山阴出来，忠心耿耿，一心为国，读了一辈子的书，写了二百多卷的著作，可是在新党失败的过程中，因为他是王荆公的学生，大家都攻击他是新党；后来僥倖做到尚书右丞，可是蔡京当道的时候，父亲又被人攻击是旧党，受到排挤，最后落得调到亳州，做了一任亳州知州，就在任上死去了。陆宰真有些糊涂，父亲到底是新党呢，还是旧党？是不是因为师生的关系，就被认为新党；及至时代转变以后，又因为亲戚的关系，复被认为旧党？那么新旧的分别又在那里呢？陆宰确实有些茫然了。

在陆宰沈思的当中，无情的风雨还在那里咆哮，淮水的浪头不断地打进仓来，船上的蓬久已卸下了，蓬索在桅杆上打得格拉拉地响。仆妇们屏了气在内仓里伺候。好久好久以后，才听到「呱」的一声。

「是一位小官人。」她们向陆宰道喜。

「是一个小旧派。」陆宰说。

窗外的雨声停下来了，仓里好象安静了一些。他想起早一晚夫人曾经梦到秦观，这一位比自己高一辈，诗和词都做得很好，也能写些文章。是一位旧派呵，不知旧道人家为什么会梦到他？何况

这两年皇上正在禁止元祐学术，凡是学习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、张耒这些人的诗文的，都要受到处分，那么即使真是秦观投胎，那有什么好处呢？可是，话又得说回来，岳母不是人家的吗？她的兄弟苏轼之、说之、补之，还不都和苏、黄有一些来往？补之和秦观一样，是苏轼的门生，「苏门四学士」中的人物。可能正因为这个关系，夫人会梦到他罢。

「秦观，字少游，这孩子就起名陆游吧。」陆宰做出了决定。及至陆游长大以后，朋友们称他为陆务观，就是这个来由。

陆游的出世在宋徽宗宣和七年十月十七日，这一年是公元一一二五年。按照阳历计算，他的生日是十一月十三日。

陆宰进京以后，调任京西路转运副使。因为时局紧张，他的责任主要是供应泽、潞一带的粮餉。泽是泽州，州城在现在的山西省晋城县；潞是潞州，州城在山西省长治县，都在山西省东南一角，那时正在宋人支援太原的大道上。他把家眷寄顿在河南滎阳以后，自己便轻装上道了。

徽宗的时候，北宋政权的昏庸腐朽已经到了顶点。从现象看，真是太平盛世，正如孟元老在『东京梦华录』序中所说的：「青楼画阁，绣户珠帘，雕车竞驻于天街，宝马争驰于御路，金翠耀目，罗绮飘香，新声巧奏于柳陌花衢，按管调絃于茶坊酒肆。」但是，腐蚀的力量已经把这一座大厦完全蛀空了，止消一阵狂风，便可以摧枯拉朽。徽宗赵佶是一位有名的艺术家，同时也是一个极其昏愦的统治者。宣和七年，他把国家大事全部交给蔡京。这一个老朽，七十九岁了，眼睛已经看不清楚，自己管

不了，便把政务交给儿子，偏偏两个儿子不争气，内部争吵不休。徽宗实在看不下去，暗示蔡京辞职，可是他还不肯辞，徽宗没法，只好吩咐文士代他拟好三道辞表，下台了事。继任的是白时中、李邦彦，两个腐朽的统治阶级人物。北宋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准备了自己的坟墓。

敌人是不会睡觉的。北宋初年，东北方面的敌人是契丹部族的辽国。宋、辽之间曾经有过几次战争。经过景德元年（一〇〇四），澶渊之战以后，宋的统治者以每年向辽国奉上银十万两、绢二十万匹的代价，买取了北方的安定。腐朽的空气同时弥漫在宋、辽的两方。十二世纪初的初年，北方的女真部族又起来了。他们的好战远远超过初年的契丹，正因为他们是新起的部族，他们有发展的前途，同样也有扩大的野心。徽宗政和五年（一一一五），他们建立国号，称为金国。三年以后，北宋政权和女真订约，双方协作，破灭辽国。北方的战争发动了，女真的武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，但是腐朽透顶的北宋军队，还是经不起垂死的辽人的一击。陆游出世的这一年，契丹部族的辽国亡了，北宋军队依仗着女真的协助，收复了燕山府（北京）。

在这一次战争里，女真的统治者对于北宋政权的脆弱是看清楚了，他们也看到宋的摧毁，一定可以提供大量的猎获品，这是在对辽的进攻中，无从获得的。十月七日，他们决定调动大军，分兵两路，西路由粘罕为首，从云中（山西大同）直扑太原，东路以鞞离不为首，从平州（河北卢龙）直扑燕山。他们的目标，是由东西两路合兵，最后拿下东京。这一个计划的决定，在陆游出世以前十天。淮水上的大风雨，正透露着伟大的爱国诗人是在国难中产生的，不过直到陆游出世这一天，宋人对

于女真进攻的计划，还是懵无所知。

战争的号角动了。因为汉奸的投敌，十二月十日女真的军队占领燕山府，十八日包围太原。昏庸的徽宗想到的对策止是逃跑。二十三日传位，把这一副担子交给太子赵桓，——后来称为钦宗，自己做太上皇，称为道君皇帝。新皇帝即位，改次年号为靖康元年（一一二六），正月初三，道君皇帝跑了，名义上是到亳州太清宫烧香，其实是南逃。他嫌汴河里船慢，换轿子，换了轿子还嫌慢，再换骡子，最后到符离，才算安心上船，经过运河，一直逃到镇江。钦宗表面上下诏亲征，实际也在计划向陕西撤退。大官们都在准备逃跑了，有的甚至来不及辞职，干脆一走了事。统治者的丑态完全暴露了，但是最后钦宗还是留下来，不是因为他发现了抗战的决心，而是因为有人提醒了他，警卫军的父母妻子都在东京，他们也要招呼自己的亲属，不会跟着皇帝逃跑。皇帝没有禁卫军，成了光杆，那还算什么皇帝呢？钦宗这才留下来，指定主战的尚书右丞李纲为亲征行营使，准备作战。这时女真大军在鞞离不的指挥下，已经渡河，正月七日到达东京的郊外，他们在城外放火，火焰冲天，彻夜不止，满城的人民都带着谨慎的心情度过了这痛苦的一夜。

钦宗是准备逃跑的，逃跑不成，这才决心抗战，可是抗战不到几天，他又决心屈服，正月初八派李悦、郑望之为计议使，到鞞离不军前议和。女真的要求是犒师金五百万两，银五千万两，绢、綵各一千万匹，此外还要割太原、中山、河间三镇。人民对敌作战的勇气是大的，在女真进逼的时候，兵士们近的用弓箭，用床子弩和石炮，远的用神臂弓，对敌作战。神臂弓能射一百七八十丈，是当时有

名的远程武器。但是这一切都落了空，统治者屈服的决心是无法挽回的，欽宗接受了敌人的条件，二月十二日女真大軍撤退。

敌人的军队一退，统治者的内部斗争重新开始。道君皇帝到鎮江去了，欽宗惟恐他一到东南要搞分裂，第一着便是派人去迎接他还官，表面上当然还是那一套孝慕的封建理論。四月三日道君皇帝还京，住龙德宫，欽宗把他的侍卫都换去了，从此道君皇帝不再是皇帝了，在他給欽宗的手书上，称欽宗为「陛下」，自称「老拙」。陆宰的京西路轉运副使，在四月八日也免职了。据「宋会要」的記載是：

〔四月〕八日直秘閣、京西路轉运副使陆宰落职送吏部，以臣僚言河阳郑州当兵馬之冲，宰为漕臣，未尝过而問。

陆游后来也曾記下：

某生于宣和末，未能言而先少师①以義右轉輸餉軍，留澤潞，家寓滎阳。及先君坐御史徐秉哲論劾，南來寿春……

为什么徐秉哲会提出攻击？当然还是由于统治者的内部斗争。因此却給陆宰一个南归的机会。陆宰调任京西路轉运副使的时候，家眷留在滎阳，因为敌人的南侵，中間曾經一度迁居东京，陆游曾說：

① 陆宰死后贈官至少师，故有此称。

〔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周侍郎奏稿〕

〔宋会要輯稿〕职官六九

換床騰騰出京華，頭白單衣未一家，宵旰至今勞聖主，泪痕空對太平花。

——【劍南詩稿】卷五「太平花」

他們离开东京的时候，应当在这年八月女真大軍再度南侵之后，十一月东京重新被圍之前，这才和詩中的「扶床踉蹌」相当，也符合那时的情况。

当时的宋人和女真相比，一边有着优秀的文化傳統，一边止是落后的部族。从經濟力量和文化程度讲，女真是无法和宋人抗衡的。但是这时的宋皇朝統治階級正在走着下坡路，充滿了沒落意識，內部矛盾发展到无法調和，統治者和統治者之間更沒有合作的可能。从前人說，宋人議論紛紛，金兵已經渡河，正是实际的情况。欽宗一次到龙德宮朝見道君皇帝，献上一杯御酒，道君一飲而尽，順手也給欽宗斟了一杯。欽宗正在接手的时候，一位大臣在后边輕輕地踢了他一脚，欽宗悟到这是要他防备毒酒，伏地悬辞，坚决不受，道君痛哭了一場。⊙从此父子之間更加疏远了。君臣之間，父子之間，大臣和大臣之間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，他們的關係是一盘散沙，这正是大崩潰的預兆，等待女真部族加以摧毀。

北宋皇朝是毀灭了，靖康元年的閏十一月，欽宗向女真大軍投降，东京陷落。第二年女真人把道君皇帝和欽宗父子二人扣留，三月立張邦昌为帝，四月女真大軍撤出，北宋的最后两位皇帝，皇

⊙徐夢莘「三朝北盟會編」靖康中條三十一

后、和太妃、太子、宗室、連帶皇親國戚三千余人作为俘虜，一齐北去。

徐秉哲是怎樣的一个人物呢？在他彈劾陸宰的時候，他是義正詞嚴的一個鐵面御史。可是不久他便暴露了他的奸奸本色。欽宗向敵投降以後，奉命在東京搜括的時候，徐秉哲是執行這個命令的一個。靖康二年（一一二七）正月欽宗被敵人扣留之後，傳達敵人的意圖，威嚇道君皇帝，要他自動投向女真大營的是他，立了這些「功勞」之後，他升做开封府尹，便夥同另一個大奸奸王時雍，拥戴張邦昌為帝。他的官銜更大了，是樞中書侍郎、領樞密院。金人撤退以後，張邦昌的奸奸政權，在人民群眾的反对之下，立脚不住了。欽宗的弟弟趙構，本來以大元帥的名義，將兵在外，受到群眾的拥戴，就在這一年的五月在南京应天府○称帝，后来称为高宗。高宗即位之初，随即把靖康二年的年号，改为建炎元年。六月五日，徐秉哲實授为昭化軍节度副使、梅州安置。节度副使止是一个空名，其实是把他拘留在現在广东的梅县，作为应得的处分。从徐秉哲的一系列奸奸活动和他的最后的結果看問題，陸宰的罢官，可能止是由于当时統治者的内部斗争，不一定是因为他在职务当中的疏忽。是不是因为他在工作中太积极了，受到尚未暴露身分的奸奸的仇視，这才引起他們的彈劾而終于罢官呢？这是很可能的，不过我們还提不出具体的証明。

靖康元年的秋冬之間，陸宰帶着全家从东京南归了，沿路兵荒馬乱，正如陸游在詩中所說的：

我生学步逢戎乱，家在中原仄奔窜，淮边夜闻贼马嘶，跳去不待鸡号旦，人怀一瓣草间伏，往往经旬不炊，嗚呼，乱定百口俱得全，孰为此者乎非天！

——詩稿卷三十八「三山杜門作歌」

陆宰虽然只是一位卸任的转运副使，但是究竟是官宦之家，妻室儿女以外，还有不少的女仆婢妾，一家子扶老携幼，有时听得一阵「番人」来了，他们止能躲在草窝里过活，这里给陆游一个很深刻的印象。归途之中，他们在寿春停了一段时期，那里还没有遇到兵灾，因此给他们一个喘息的机会。以后他们再以淮水，通过运河，终于回到山阴的故乡。

陆宰虽然出身于官僚家庭，做过几任外官，但是到底只是一位书生，在京西转运副使任内，正值女真南下，吃尽千辛万苦，最后还得到罢免的处分，因此南归以后，他无心再入宦途了。在南方他听到高宗政权的建立，当然也会同一般人民一样，感到喜悦。可是这一位高宗皇帝，偏偏不气，一边称帝，一边又和敌人勾结，派王伦为大金通问使，他的目的是和女真人以黄河为界，把黄河以北的地方出卖给敌人。在任用人才的方面，他是一边用主战的李纲、宗泽，一边用主和的黃潜善、汪伯彥。建炎初年，出现了消极作战，积极求和的局面。他一边用对敌战争的口号赢得人民的拥护，一边又准备随时出卖人民，博取敌人的好感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陆宰的政治热情，正在不断地低落。

高宗的且战且和的政策，并没有得到女真的同情。敌人的胃口不断地扩大。——宣和七年以前，他们正要夺取燕山府，出兵以后，他们要求太原、中山、河间三镇。从要求三镇再进一步，他们便要整个的黄河以北。可是现在呢，他们的眼光已经落到黄河以南。敌人的铁骑又动了，高宗的对策

还是逃跑。李綱和他說明，必須由应天进驻东京，才能維系人心，高宗这才下詔，擇日还京，詔書下了以后，真是人心感动，可是高宗作战的决心已經动搖了，无論李綱怎样主張，高宗还是想到逃跑。李綱看沒有办法了，这才劝他先到南阳，认为南阳西邻关陕，东达江淮，南通荆湖巴蜀，北距三都^①，是一个最适合的地方。高宗接受李綱的建議，下詔迁都南阳，一边派人到南阳去修城池，繕宮室；实际上他还是准备南奔揚州。建炎元年十月間逃到揚州，在那里待了一年多，那时女真的軍隊，已經从楚州^②、泗州、天长三面打过来。建炎三年二月，他从揚州过江，十月間到达临安，再从临安逃到越州，就是陆宰的故乡了。在山阴不到几天，看看还是不妥，再从越州逃到明州^③。到了明州，三面环海，无路可逃，他就逃上海船。建炎四年的元旦，是在温州海边的大船上度过的。幸亏女真大軍到了南方以后，看看补給綫拉得太长了，有随时被中原起义队伍截断的危險，三月間，他們从南方調回。四月高宗回到越州，舒了一口长气，故越州为紹兴府。次年改年号为紹兴元年。在建炎初年的时候，他还有一些建立的意思，現在止是争取存在了。直到紹兴二年正月，他才回到临安。

从建炎四年到紹兴二年，这三个年头里，山阴一带人民的生活是可想而知了。宋人留下的話本「馮玉梅团圆」曾經提起「建炎年間，民間乱离之苦」，又說：「康王泥馬渡江，弃了东京，偏安一隅，改元建炎。其时东京一路百姓，惧怕鞑虏，都跟随車駕南渡，又被虜騎追赶，兵火之际，东逃西躲，不知

① 东京和四京洛阳、南京、应天。

② 江苏淮安。

③ 浙江宁波。

拆散了几多骨肉，往往父子夫妻，終身不复相見。」这个話本又提到夫妻二人，正在逃难之中，「只听得背后喊声振天，只道韃虏追来，却原来是南朝杀败的官兵，只因武备久弛，军无纪律，教他杀贼，一个个胆寒心骇，不战自走，及至遇着平民，搶擄财帛子女，一样会揚威耀武。」这一段抒写，对于建炎四年山阴人民的遭遇，是有现实意义的。

陆宰在建炎初年回到山阴以后，更沒有做官的兴趣了，但是因为家累重，生活不够寬裕，因为曾經做过官，所以請求祠祿。陆游在「陈君墓志銘」里提到陆宰「奉祠洞霄」的事实。「洞霄」是临安的洞霄宫，一座道教的庙宇。宋代的政府，可算是官僚的乐园，高級官吏退职以后，通常給予「提举」某官某观的名义，用近代話說，就是派他为庙务委員。一座道宫或道观的「提举」沒有固定的限額，而且也不必到場，便可以支取半俸，每任通常是二年，但是可以不断地連任。陆宰得到这个待遇以后，他可以安稳地坐在家里。陆家是有名的藏书家，陆宰对于讀書，又有一定的爱好，他的那部「春秋后傳补遺」，可能是在山阴写的。

建炎四年，山阴已經卷入了战争的边緣。敌人的鉄騎和杀败的官兵把整个地方搞得烟雲冲天，陆宰上有老母，下有妻子，正在无法措手的时候，一位相識的和尙惟悟道人，和他談起浙江东阳县的陈彦声、名宗普。他說起这一位「其义可依，其勇可恃」。在敌人南侵的当中，山东、淮南这一帶，出現人民武装的組織，他們团結了附近的群众，常常能給敌人以致命的打击，当时称为「山寨」和「水寨」。組織得好的时候，便成为抗战的一分力量，陈彦声的队伍，就是这样的一类。陆游記着他的父